

# 艳 龙

杨志军荒原系列  
第六卷

年轻的时候想尕妹，年老了想的是阿姐。阳世上的姻缘梦里断，曲一半柔肠，丢一半柔肠，下一辈再入西厢问红娘。



I247.5  
3489

# 艳 龙

第六卷

杨志军荒原系列

敦煌文艺出版社



780  
(甘)新登字第06号

第三卷 第二分卷

从前面来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一个关于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但是，当我们深入进去，就会发现，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国家、关于民族的故事。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关注，去思考。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阅读，去品味。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铭记，去传颂。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小镇。小镇上，有一个普通的人，他叫李保军。李保军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过人的才华。但是，他却有着一个不平凡的经历。他的经历，是一个关于勇气、关于坚持、关于牺牲的故事。他的故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关注，去思考。他的故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阅读，去品味。他的故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铭记，去传颂。

责任编辑：李保军

封面设计：徐晋林

## 杨志军荒原系列小说第六卷

艳 龙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226,000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87-235-X/I·204 定价：10.80元

## 《海昨天退去》 导读

阎晶明

杨志军的小说取材于中国的西部世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异域风光的展现，风情民俗的卖弄，荒诞愚昧的披露以及野性原欲的渲染。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习见的所谓西部文学作品和西部文学理论的着力之处。

杨志军的小说所展示的远不止这些。尽管其中不乏那些令凡夫俗子触目惊心的异域风采，但蕴藏在其背后的天性的悖论以及那种激情式的批判意识，把人带到一个无法解脱的精神世界当中。

人在与自然，与野兽，与人的搏斗和角逐中，显示出他们顽强的生命力与无穷的智慧，这种无休止的拼搏与挣扎，又同时使他们失去了青春、爱情和生命。这种角逐与搏斗愈是残酷，意志的力量就愈惨重，愈不可挽回。人在成为英雄的同时，不是从地平线上永远消失，就是变成了懦夫。这种两难境地中，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呢？

人与大自然的搏斗，是杨志军小说的主旋律，不过，这种拼搏决不是无缘无故的纠缠，因为，人们总是肩负着某种光荣、神圣的使命和重大的责任进入这场角逐。这一背景，就使人在与自然的拼搏过程中增添了人与人之间角逐的内容，同时更使人与自然的搏斗具备了某种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意味，更触发了人们对人生、对命运的感慨，斗争愈是深刻和悠长。

在《环湖崩溃》中，一支肩负着垦荒任务的队伍开进了荒无人烟的西北大沙漠，他们开荒种粮，是为完成某种使命，无情的大自然却使他们拼命劳作换来的微薄收获毁于一旦。人在这种拼搏中的确显示了他们超群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但同时，在大自然面前又显得那么渺小，他们的行为在受到自然毁灭的同时，也理应受到历史的否定。

《海昨天退去》与此相类同，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兵，接受了架设输油管线直通天国的任务，这就使艰巨中带上了神圣的色彩。“我”从一开始就认定参加这场角逐是纯粹“浪费青春”，于是“我”顶住种种规劝与诱惑（升官晋级），决计从中退出，这使“我”在几年之后，有机会回头来看到人写就的历史，代那些倒下的人记录下遭遇及其结局。多少青春的生命在这毫无诗意的世界里倒下，多少爱和恨都交织进那永无完结的工程当中，可世界对他们的消失毫无觉察，太阳照样每日升起。死去的人不被追认烈士，活着回来的人也不被拥戴为英雄；死去的人永远失去享受生活的机会，活着的人呢？在一种绝望中悄然退出生活，因为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已经全部奉献给了西部高原，他们只带着躯壳和幻想进入人海。失败是必然的，这是比死亡还要悲惨的结局。

应当说，《海昨天退去》整体上具备某种现代荒诞意味和艺术上反讽效果，这可以从这部小说的情节设计中看出。一是人们带着某种光荣的责任感进入自己的岗位，殊不知这种使命的光荣感，只是一个看似漂亮的虚拟，尽管他们为此付出了最为昂贵的代价，但极少有人把他们的努力看作是一项光辉伟大的事业，小说中那些倒在工地上的士兵们被匆匆掩埋，悄然而逝，从中逃出的朱冬夏，在长江漂流中遇难，却被新闻报纸当作勇士和英雄称颂，同样是生命的付出，其结局是如此的不同，工程兵们是在一种被迫的状态中不断重复某项工作的，他们并不能看到自己的努力所得到的实际结果，人生的价值不被肯定，甚至不被自己肯定，这些

英雄们于是并没有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骄傲与执著，反而在无可奈何之中，让人体味到人生、命运的荒诞。西方文学中，不少作品的荒诞意味，正是靠这种人在莫名其妙的等待与努力中消磨时光、浪费生命而获得的。卡夫卡的“城堡”，贝克特的“戈多”，尤涅斯库的“椅子”，都是类似的象征意味。试想，《海昨天退去》中的“输油管道”难道不正类同于渺无希望的戈多吗？不同的是，等待戈多的人，显示出的是等待中的百无聊赖，而架设输油管道的官兵们，却牺牲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它更多地是属于人生的，而不是哲学的，这一点尤为重要。

《海》的寓意是非常奇特的，不过，作者对这种寓意并没有做刻意的渲染，不知道是对人物命运，对人的生存、温饱、发展等利益的热切关心使他无意也无暇在哲理上做什么寓言式的比喻与设计，还是他对此无十分的自觉，尚未理悟到自觉、清醒的程度，抑或是他那种抒情式的叙事方式并不适宜做现代寓言的故事。总之，在这部叙事态度非常明了、情感抒发非常直露的作品中，那些情节、故事的两难设计以及寓意上的悖论、艺术上的反讽效果，似影子一般，在其中时隐时现，更加耐人寻味。

西北高原的环境之所以恶劣、可怕，还不在于它的荒无人烟、寸草不生、严重的缺氧让人窒息，人们带着恐惧从事工程建设，死人的事就像伤风感冒一样时有发生，人们都企盼早日逃出这个可怕的世界。然而，大自然的造化是那样残忍，工程团的官兵们在不自觉中已被高原征服，当他们中真有人离开这里下山以后，却又不能适应原来的世界，出现严重的“醉氧”现象。在山上缺氧，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下山以后，却又醉氧，这已经暗示他们被抛出了人生的轨道，注定他们只能回到高原寻找生命。这是一种真正的困境，因为即使有人出来“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语），那外面的光明世界，对他们来讲已变得一样黯淡。我们还很少从艺术中看到过如此可怕和无

法通融的人生困境。

不过如前所述，作者并没有在这些情节上大做文章，他并不注重哲理寓言的深化，而更多的是以诗人式的热情去关注人的命运，他们的实际生存，他们各个人在事业、爱情、幸福的追求过程中的遭遇与心态。死在高原上的刘升升、房宽、马大群、王天奇，以及十余名自杀者们，他们生前是怎样的挣扎，企图逃出困境，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令他们思念和焦灼的妻子儿女，而最终却在绝望中倒下，并迅速被人遗忘。活着的人呢？华老岳，可能是稳定军心的顶梁柱，他在高原时是纯粹的军人，不放走任何一个官兵，尽心竭力地为工程的建设拼命，以死人的代价，他一直从一连长开始晋升，直到团级，他也许算是一个自甘牺牲，同时也有所获的“革命者”了，如果他直接倒在高原，死在工程的建设工地上，也许他并不会留下哀伤，只会为自己的壮烈骄傲，为不能善终而抱憾。然而命运却偏偏捉弄他，将他放回到生活的轨道当中，他因此受到了无情的惩罚，在高原上，他日夜思念远在海滨城市的妻子，岂不知，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已变成一个阳痿的人，在接近英雄称号的同时变成了懦夫，于是，一种更为悲惨、更加折磨人心的结局等待着他，妻子已将房门钥匙交给了另一个男人，儿子被大海吞没。他不但是城市里的孤独者，没人理解他的事业知晓他的壮举，而且成了这个世界的多余人。想想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些知青们在喧哗的都市里对往日山村的温馨回忆，以此寻找心灵的寄托，精神的故乡，华老岳相比之下就更可悲了，逝去的不堪回首，一切在获得的同时全部失落了。

华老岳最终还是倒下了，在他死后不久，他为之付出生命、爱情和青春的成品输油管道落成了，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沮丧的对比。

华老岳们死了，他们死得重于泰山却又不得其所。他们活着时，是为了使命、为了妻子儿女，为了生活和生活的幸福，最终，

这个使命还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完成了，银白色的油罐耸立在布达拉宫四周，失去的和得到的都很实在，因此我说，《海昨天退去》中充满了悖论，不缺乏反讽，但它更主要的依然是一首愤懑的诗，而不是一则哲学寓言，现实的生存状况总比哲学更为实在和切近，想想那些“性饥渴”的男子汉们，想想思念妻子的马大群，渴望进京的徐如达，一个人结婚入洞房的田家航，那些相同而又各异的命运，谁还能有更多的余暇去关心哲学寓意呢？正是作者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诗人式的介入态度，使整个作品的悖论中，更多地倾斜于强烈的控诉和批判。这种批判意识在《环湖崩溃》中就曾达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海昨天退去》是它的继续。我非常佩服作者的那种博大精深的精神气质，欣赏其作品中那种热烈如火焰、坚硬如顽石般的抒情气势。我以为，杨志军以后的创作或许会更多地向哲学靠拢，这种猜测除上述原因，更由于这部《海昨天退去》预示出这种可能性。若作者在保持自然、历史、人这些主题的进一步表现的基础上，做更深刻的哲学上的思考，那将会使其创作进入一个更新的境界当中。在诗与哲学之间，其能量的发挥过程中是互相映照，还是互相抵消，这就主要看作者的处理了。历史悲剧与现代神话并不矛盾。

读杨志军的小说，有时会让人想起海明威，让人想起《老人与海》、想起《太阳照样升起》，想起《永别了，武器！》，不过我并不想说杨志军受到了海明威的影响，因为他为我们展示的一切已足够让人惊心动魄的了。

# 目 录

|               |        |
|---------------|--------|
| 海昨天退去 .....   | ( 1 )  |
| 第一章 高大陆 ..... | ( 1 )  |
| 第二章 万灵国 ..... | ( 46 ) |
| 第三章 白世界 ..... | (101 ) |
| 第四章 黑色海 ..... | (151 ) |
| 艳龙 .....      | (193 ) |

# 第一章

## 高大陆

青藏高原上的最初一场雪宣告了寒流的来临，全中国都是冬天的伤感气息了。军人们中间突然有了一个小变动，但变动太小，并没有影响这种伤感情绪的东西流淌。十二月初，总部紧急组建格拉输油管线工程团，分别从成都部队、兰州部队、南京部队抽调一千五百名官兵，迅速到青海深部荒漠中的城市格尔木集中，原先设置在格尔木至拉萨的十几个兵站也全部归属工程团使用。他们的任务是以最快速度穿越五大山系，建成一条直通天国的成品油输油管线。

而我就要走了，背包已经打好，一切真诚的和虚伪的告别都已经结束了。因为我如果继续留队，就一定会被调进正在组建的输油管线工程团。我不愿在没有人烟的地方浪掷青春。如同我的入伍，我的转业是走了后门的。我问自己，繁星闪烁下的拉萨就要退出我的生活了吗？绵延纵横的十万黑色的大山，影影绰绰的五彩经幡——与其说是忘怀一切的信仰，不如说是自然幽邃处的神秘意象，天国——人类童年的显影，新生的高大陆上死去的海贝们在阳光下发出的熠熠之光，那具有“绝世特色”的苦生灵的涅槃界，和人类一起亲密无间地漫游街市的群集的狗和孤独的狗，哲蚌寺曲折的石阶上那条丢进了我的一枚五分币后再也无意取出

来的人形的裂隙，以及那些焯神，那些暗魂，那种痛苦的升华，那种生命的境界，从此便不会出现在我眼前了吗？

最后一次挽留出自副连长华老岳的口。他已经接到前往青海格尔木任工程团一营四连连长的通知。他恳求我，不要回地方了，我们两个还能配合，我们一起去。我摇头，主意已定，任谁也无法说转我。他又说，工程团干部严重缺乏，很少有配齐四个连干部的连队，营团两级干部也是有正无副，你会很快得到提拔的。我的反应仍然是摇头。他急了，骂骂咧咧的。我这才明白，他那个四连还没有物色到指导员和副指导员。但他为什么会欣赏我呢？我当副指导员已经两年了，无论是修建川藏公路，还是半年前进入拉萨驻防，工作中和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默契啊。他说我能写会说，还说他要创造奇迹了。这就是理由？他要让我为他树碑立传？那我就更不能答应了，尽管我必须承认，他的确是个可以创造奇迹的人。

不再跟他罗嗦，我要走了。

谁能想到，六年后，当奇迹已经出现，为了天国繁荣的划时代的朝拜刚刚结束，从青海格尔木到西藏拉萨的顺序输送五种成品油的输油管线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时候，命运又让我来追寻华老岳的足迹了。作为记者，作为朋友，作为人，作为生命，我寻觅到了什么？我在风火山、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这五大山系间行走，我在已经埋入地下的管道边踟蹰彷徨，我栖息在泵站冰凉的石头房屋里，我突然明白，在这个被远古的神话描绘成万灵国的地方，最让我迷恋的就是西去——西去，西去，一头撞死在镶嵌着三叶虫化石的海相沉积岩下面；最让我惬意的，便是我将为所有的母亲而欢欣，将为人生的每一个瞬间而激动，将为每一种肤浅的爱付出我应该付出的一切。我要说，我们活着，我们毕竟活着。我要跪俯在高大陆的古祭坛上祈求：爱我们吧！因为我们已经被地球抛弃。

我活着，我在爱，我在西去，我在接近天空和大地的秘密，所以我要写。

部队到达唐古拉山顶时，黄昏正在走向尾声。血红的霞色依旧凝滞着，在万灵国的蛮荒大地上盲目炫耀着最后一抹灿烂。高山顶上的原野旷远而辽阔，荒风冷漠地掠过天空，用阵阵呜咽声排遣着自己的孤独。到了？这就到了？沉寂的荒原只将几顶哗哗动荡的帐篷托到了人们面前。中间那顶帐篷门前站着几个人，紧裹大衣，似笑非笑地望着这支早已没有了队形的部队。

“连长！这就是兵站？”一排长房宽大声道。话刚说完，一股冷风扑来，呛得他连连咳嗽，而手却紧紧捂到眼睛上，血顺着手指流了出来。

“全体闭眼！”连长华老岳大喊一声，他自己却绷大眼，挨个检查过去。头晕，胸闷，气喘，四肢无力，这些一般性的高山反应他都预料到了，可发生的事情偏偏是他没有想到的，眼睛迎风出血；浑身肿胀，所有人的帽子都被魔力驱使，紧箍在头上，像压着一个磨盘那样沉重结实；人的思维突然受到了巨大天力的限制，懵懵懂懂的，连记忆也有些浑浊了。华老岳检查到副连长徐如达跟前，看他不仅和士兵们一起闭了眼，而且还用毛巾将嘴和鼻子捂了起来，便一把撕下那毛巾：

“氧气本来就少，你会把自己憋死的！”

徐如达喘出一口粗气，睁开眼，不满地撮撮鼻子，小声道：“你也快把眼睛闭上，这里不是出风头的地方。”

“我连长不出头谁出？还有你，也该逞逞能了。快去看看吧，兵站今晚用什么伙食欢迎我们，住宿怎么安排。”

副连长蹒跚珊珊朝帐篷走去。华老岳面朝大家：“风小了，都睁开眼吧！看着我，对！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的眼睛比你们任何人的都明亮，而且大，而且……神采奕奕。”他故意掀动眼皮，晃

晃头，“大家看到了吧！可当初我第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时，我的眼睛出的血比你们谁的都多。这眼睛嘛，越洗越亮；血嘛，只要是出来的，就是多余的。要想不流血，算什么当兵的，回家抱孩子去！”

这番话说得人人都板紧了面孔，不知是在惊愕连长的出言不逊，还是由于加重了他们作为军人的使命感。独独一排士兵马大群在那里小声说：

“抱孩子？可我还没种上。”

“马大群！要讲大声讲，你要是能用怪话逗得大家天天笑，我给你报三等功。”

马大群缩了一下脖子，“我没讲怪话，我是说，我还没有孩子。所以嘛，我不想抱孩子，我只想好好流血，流他个稀里哗啦。为了工程建设，啥舍不得？命都能搭上，死了早托生，再来接着干。”他说着，用手掌抹了一下眼睛，将几滴血抛向空中。

城市兵朱冬夏笑了，招来华老岳更为严厉的斥责：“笑什么？当兵没个正形，还不如……”他又想说“抱孩子去”，忽觉已经落套，忙改口道：“还不如回家压马路去。”

“又不是压路机，再说，我们家乡没马路，全是山，好大好深……”马大群又嘀咕道。可这次声音小得连他自己也没听见。

朱冬夏脸上的笑纹运动得更加剧烈了：“连长，马路我没少压，那没劲！不如在这儿，这儿死不了就是好汉。”

“想当好汉那就老实点，好汉哪有嬉皮笑脸的？”

“我想让马大群早早把立功喜报送回家乡呀！”朱冬夏还要说什么，却被身后的房宽使劲拽了一下。他回过头去说，“你用不着怕他。”

“怕？我谁也不怕。可人家是连长，又不是你那压马路的哥们儿姐们儿。”

“连长就该吹牛皮啊？什么血洗眼睛越洗越亮，全是昏话。”朱

冬夏说着摇摇头，他有点头疼。这动作让华老岳看到了，又看到不少人都在那里摇头晃脑，好像一摇就会摇出个清爽头脑来。

“头疼是吧？在这里，头不疼就不是人。”华老岳说，“各排把自己的人聚拢一下，不要稀稀拉拉的。刘升升，谁叫你坐下了？起来！一排长，起个歌，让大家提提精神。怎么？你哑巴啦？”他看房宽只张嘴不出声，骂一声“草包”，便准备自己起歌，声音未出，那胳膊就先挥舞了好几下。

“革命军人，预备——起！”

“啊嚏！”刘升升一个喷嚏出鼻，直打得许多人浑身一阵哆嗦。那颤颤悠悠响起的歌声便又稀稀拉拉地消逝了。房宽过去扶住刘升升：“别是感冒了？”

上山前的教育告诉士兵们，在这里，感冒很容易引起肺气肿，而肺气肿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房宽有些紧张。刘升升却扮出一副轻松模样，强笑着推开房宽。

“打个喷嚏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连长，我来指挥唱歌。”没等华老岳应允，朱冬夏就大步跨到连长面前。

“还是我来！”房宽喊一声，以少有的快捷跳过去，鄙夷地推开朱冬夏，嘟哝一声，“别以为就你能。”

华老岳拍拍房宽的肩膀，算是赞许，又对朱冬夏说：“不错，就应该这样。在这儿，活人就活个精神。”但他马上又严肃起来，“回去吧！以后不得擅自走出队列。”

“队列？看你的这些兵，站不直立不稳的，一堆一堆像劳改犯，还队列呢！”朱冬夏明白这话是不能说出口的，在心里嘀咕着，快快不快地走了回去。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声音软绵绵的，似在打瞌睡，还有些参差不齐。而房宽那欲振乏力的胳膊挥舞起来就像迎风摇摆的树枝，居然连节奏也不管不顾了。

“停下！”华老岳吼一声，将尴尬的房宽撇在一边，自己重新起头。虽然他是五音不全，走调走到了音域之外，但派头十足，精神亢奋，不由得士兵们不跟他拼力唱出人的最强音。风声悄然了，云翳渐渐升高，茫茫荒原上霞色早已被突起的山梁遮去，但黯夜并不急着笼罩这一伙面迎残酷放声歌唱的人群，天上地下，一片青色的光亮。同一首歌已经唱了两遍了，而连长一遍比一遍唱得凶猛野浪。在这连呼吸都感到困难的环境里，这样的举动虽然会使他们更加痛苦地迎受缺氧的折磨，但人的精神却被华老岳煽动起来了。刹那间，除了马大群，人人都感到情绪激荡，热血在冷凉的空气中达到了沸点，似乎只有无穷无尽地唱下去，才能证明他们在洪荒中的存在。

马大群也在唱，但他不像别人那样狂放豪迈，细声细气的，眼睛闪射顽皮古怪的光泽。

.....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  
没有群众给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  
不买不卖都是穷光蛋。  
第三东西没人借给我，  
怎么归还哪会遗失掉。  
第四若把我们损坏了，  
谁能赔偿不差半分毫。

.....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  
没有庄稼我们爱护啥。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  
没有妇女我去调戏谁。

.....

然而，马大群很快觉得自己在这种激扬热烈的场合中简直就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可怜虫。待到他要改变唱法时，高亢尖利的歌声中突然混杂进了一声凄厉的惨叫，接着便是人倒地的声音。好几个人围了过去，但大部分人仍然声嘶力竭地唱着，因为指挥唱歌的华老岳岿然不动，还在那里挺胸昂首地挥舞着胳膊。直到唱完最后一句，华老岳才快步走过来。

倒下去的是刘升升。这会儿，他躺在房宽怀里，眼睛闭着，却被房宽用一阵猛烈地咳嗽震颤得倏然睁开了。

“天还亮着？”他微喘着说，“刚才我当是天黑了，眼前啥也看不见。”

“怎么样？你哪儿不舒服？”

“浑身疼，腔子里像是叫土夯实了……”刘升升说着转过脸去，发现问他的是连长，忙又道，“其实也没啥，别扶我，我能站起来。”

“快去找碗热水来。”

“我去。”朱冬夏朝帐篷跑去。

“初上高原都这样。你们别大惊小怪，哪有唱歌唱死人的。”华老岳望着大家，像是鼓励，又像是命令。但人们对他的话毫无反应，都木呆着面孔，注视着空手跑来的朱冬夏。

“没水，兵站压根儿就没准备水。”

“什么？”华老岳眉毛一抖，“那副连长呢？”

“鬼知道他在跟他们磨蹭什么。”

等华老岳快步来到帐篷门口时，副连长和一个黑脸膛的干部正好出来。他看都没看一眼徐如达，就向那黑脸干部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你不知道我们今天到吗？兵站是干什么的？难道不是搞接待的？连水都没准备，像什么话？你们自己喝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是这个兵站的站长吗？”

那黑脸干部沉稳地望着他，回答问题时口气淡淡的：“我叫王天奇，是这个站的正连职副站长。你要是这个连的连长，那我就和你一般高低，兴许资格还比你老。至于站长吗，上个星期心脏病复发死了。死了也好，不死活着受罪。这你大概不知道，团里也不知道。我们这里一没有电话，二没有汽车，送信下去得半个月，站长没有亲人，那就不如不送信。反正我们站死了的也不是他一个。你们什么时候到，具体时间我不大清楚，但估计就在这个月或者今年。兵站就是搞接待、伺候人的，这你没搞错。至于水嘛！有倒有，往南十公里就有湖，大大小小十几个，但都是盐湖，你们想喝，我这就去挑。北边八公里处还有一片沼泽，可以找到淡水，但那里到处是死旱獭。旱獭死因不清，如果是吃病老鼠死的，那就说不定是中了鼠疫。这水不知你们喝不喝，要喝，我也可以去挑，并且和你们一起喝。站里的人平时吃窖水，天不下雨，窖水干了。如今我们想喝你们带来的水，不知能不能支援一点。吃的倒有，干炒黄豆，外加午餐肉罐头。”

王天奇听天由命的神态和平淡无奇的话语，让华老岳有火难发，有气难吐。他望着这位被极度缺氧的环境折磨得面孔黑瘦干巴、皮肤一层层爆起的副站长，内心的感慨不期而至了。他没有理由去藐视自然的酷虐，更没有理由从内心深处驱逐那种人类天生需要怀疑自身的意念。他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尽量让这种意念变作黯夜中独思独想时的忧叹，而不是把它和盘托给士兵们。士兵们本来就已经够缺乏信心的了。他说：

“总得想想办法，我们又不能撤回去。”

徐如达问道：“为什么？”

华老岳瞪他一眼：“你说为什么？难道你作为军人，上战场是为了撤退？”

“可这里的情况与我们原来想象的相差太远了。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现在必须考虑撤回去的问题，请求上级，等有了后勤保